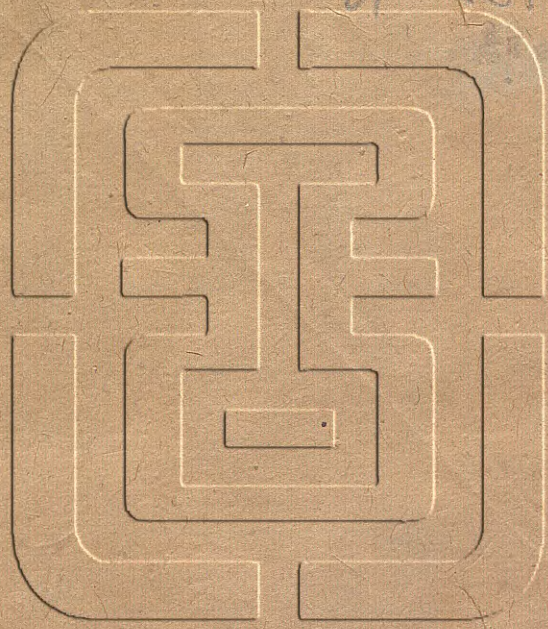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吉130
854.1
部-301



○隨○以包○議者以為良將 節公以名數見召義
勇備○
○
○者惟一誠能沮彼勝 ○兵不能
穿四○陣甚 ○而○厚無

宸翰賜

之私第邊鎮奪○士 俸散於○人

玉帛均於門

廡

國家方築壇拜將 女賢和

淑慎靜恭貞白移

也驛子朝議大夫使持節京城

○大心正懿文壯武廣季移忠惟 山不舉燧利倍

往昔功省今茲 石之碑式表先公之墓其詞○

其施及我公克廣爾祖敦 ○筆遼水渺滌隴山口

○族戀切三○

李秀碑李邕撰并書碑在幽州按明皇以天寶二年

改年為載今此碑元年正月立而稱元載何哉金石錄

古墨齋記云良鄉縣學有雲麾將軍碑蓋唐北海刺

史李公邕所書也雲麾將軍名秀幽州人事跡具載

碑中天寶三載正月建公書雲麾將軍碑二其一為

左武衛李思訓其一此碑也舊置官廨不知何時為

校官裂為柱礎墨本遂不見於世好古者深惋惜之

近復修學舍更以新砥置而不用推之瓦礫中過者

不睨也友人邵生正魁董生鳳元往經其地蹤跡之

則古礎存焉規如鐵鑑字尙未泐也以語宛平李侯

于美侯喟然興歎寓書縣令輦致都下將爲亭以覆之視寢室之右有別館可庋亟塗墍之納礎其中屬藩叅王子世懋顏之曰古墨齋志存舊也按公仕武后朝爲郎官辨魏元忠事以直節自見終其身不變蓋社稷之臣也當時不能用而媢嫉者忌之以死可以知唐祚之不競矣獨其書法之妙出入二王而奇偉倜儻類其爲人杜工部所謂碑版照四裔李集賢以爲書家仙手其流品可知已是雖摧剝之餘見之猶令人敬况其解衣盤礴時邪良鄉京師衢術之交爲吏者於奔命宜其不知護惜彼豎儒從而斧

之庸妄紛如亦何誅焉侯以雋雅善文章浩穰繁劇戴星出入乃能庇覆於散落之餘使先賢妙蹟頓還舊觀不惟好奇多愛而興廢補敝亦可以槩其爲政矣且宛平赤縣也宜有金石志其興作之歲月周視解宇迄無傳焉侯始亨而碑之俾采風者得以故事列於紀載文獻將有徵焉非侯之功邪亭成侯歌以落之和者自博士歐子大任而下凡若干人民表從鉛槧之後因記其事甘棠之愛庶幾勿翦焉侯名蔭南陽人萬歷六年歲次戊寅夏六月嶺南黎民表撰并書承德郎知宛平縣事南陽李蔭建

沈榜宛署雜記

李秀碑僅存二百許字漫漶不可讀曾于海上顧氏
得全本雄秀異常用其意書此論董其昌書
樂志論跋

古墨齋在宛平縣署內唐李北海所書雲麾將軍碑
邑令李蔭購得裝之署壁傍捐卜亭植柳蒔花以為

公餘退思之地燕都游
覽志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曰李秀字元秀范陽人以功拜
雲麾將軍左豹韜衛翊府中郎將封遼西郡開國公
開元四年卒葬范陽之福祿鄉此碑為靈昌郡太守
李邕文并書逸人太原郭卓然模勒并題額李北海
有兩雲麾碑一為李思訓碑在蒲城一為此碑其官

同其姓同也趙子函名秦人未見此碑其著石墨鐫

華乃以為一碑又以此碑為趙子昂所臨誤矣碑不
知何時入都城萬歷初宛平令李蔭署中掘地得六
礎洗視乃此碑存者百八十餘字碑首存唐故雲三
字因築室砌之壁間名曰古墨齋後移少京兆署中
止二礎其四礎相傳萬歷末王京兆惟儉攜之大梁

金石文
字記

右李秀碑在順天府縣中趙錄云明皇以天寶三年
改年為載此碑元年正月立而稱元載何哉按蘇頲
撰京國長公主碑云開元十二載前此二十年亦稱

載者文字中偶一用之與此同也又按李邕撰靈巖寺碑頌在天寶元年亦曰靈昌郡太守而新舊史止云天寶中邕爲汲郡北海二太守可以補兩書之闕予從嘉興項氏得拓本有額唐故雲三字比今碑字多三之二爲項墨林珍玩云

金石後錄

李秀碑刻於天寶中在今良鄉縣地其後碑石旣斷良鄉學博士某蹶爲柱礎又若干年重修學宮棄礎雜置瓦礫間閩人董生見之以告宛平令李蔭蔭寓書良鄉令輦致宛平署中凡六礎蔭旣得石嵌於署壁號爲古墨齋時嘉靖中事又若干年移入京兆少

尹署而王京兆惟儉攜四礎之大梁今所存者遂止二礎余以康熙三十有一年承乏順天府府丞公務之暇訪求所謂雲麾碑者不可得召胥吏訊之皆云無有其夏因校士宿署中日旣暮閒步於庭見蔓草中有二石就視之則碑石也驚喜過望急拂拭讀其文已多漫漶不可辨可辨者才數十字而已余惜其棄置思仍斲之署壁旣又念是署中宦游者往來如傳舍然下者若良鄉博士不免視同土石而博雅好古若王尹其人又或且取之而去余雖復效古墨齋遺事安在其能久存者而宋丞相信國文公祠去府

署甚近數百年祭祀不絕竊以爲官舍之屢易不如
祠宇之常新也宦游者之去來無定不如忠臣義士
之歷久而不歿也故不斃于署而斃丞相祠中令四
方之士謁祠者觀壁間之書思古直臣風槩爲之慨
然興慕未必非廉頑立懦之一助也

吳涵雲磨將
軍斷碑記

右二石礎拓本二礎顛末詳見順天府丞石門吳涵
所撰記碑中所有字成句可讀者如式表先公之墓
其詞曰則爲墓表可知曰遼水渺瀰則在范陽無疑
曰懿文壯武廣孝移忠利倍往昔功省今茲是其功
業可略見也曰賢和淑慎靜恭貞白此必稱其所配

之德曰國家方築壇拜將考元宗初年契丹突厥皆
興戎事而李秀旣爲范陽人則其所効武功或卽鄉
土所近築壇拜將當指薛訥伐契丹之事惟朝議大
夫使持節不知其何所指耳碑析爲六礎度今拓本
每礎圓徑尺二寸以方廣計之則是碑高僅四尺餘
博不及三尺也準以唐時碑製恐所殘損者多矣礎
由良鄉輦致宛平縣署又移入京兆少尹署遂爲王
京兆惟儉攜四礎之大梁然王京兆旣好此碑何以
又畱二礎于尹署此誠不可解者豈非神物完缺聚
散實有數存今雲麾隴墓過良鄉者渺不知其處而

片碣畱遺轉徙離合所遭不一顧此二礎得與信國
祠堂永垂不朽殆雲麾之靈自爲呵護京師去良鄉
四十里桑梓憑依亦雲麾之所樂也石門吳丞其功
甚偉戊戌之冬吾友陳萬青遠山萬全梅垞昆弟寓
京師二君子皆吳公鄉里後進好古之懷先後同揆
得此拓本裝池成軸出以示余因敘論之如此

朱文藻碧

溪文集

盧府君碑

碑高八尺四寸五分廣四尺一寸二寸五分五行行五十字行書在洛陽許家營

唐故中大夫□□國□州刺史盧府君神道碑

括州□□□□撰并書

嘗以清白者賢操之行理□者公人之業矧乃□□以

□物濟□以□□酌□□□畢□□□□□□所以□

□□□□□□□□車未下而威先館未卽而恩洽衢

陌歌頌風俗□聞□□披□歷□□□□□□□□其

在□也□□□□□□□□□□□□□□姓之後唐

堯理水伯夷封於呂城周武□□太公□□齊國□□

□□□□□□□□□□□□□□□□□□□□

□□□□□子左庶子祖諱寶素隨晉州別駕考諱安

□綿州長史□□□□□□□□□□□□□□□□

□□□□□□□□□□□□□□友至性遠與古人貞
拔休風高視當代學觀□□□□□□聲□□□□□□
□兌□以□欲□□□□□□□□□□□□□□□□□□
同於席解禍冀州信都主簿改絳州太平丞借以昇□
□□不□□□□□□□□□□忠公□□□□□□□□□□
□□□□□□□□□□無□科賦有條尋宅憂□□□□□
至性廬墓□□□□□□茹荼服除轉□州□□□□□□
恩□□□□□□□□□□□□□□□□恩除洛州新
安宰以犯諱更榮陽□□以□□□以□□□以□□□
□□以□□□□□□□□□□□□□□□□□□□□□□
□□□不捨過而獄無其辜匪貨恩而人有其愛莅政
□於□□□□□□□□□□□□□□□□□□□□□□□□
□□□□□□□□□□□□□□□□□□□□□□□□□□
洛州榮□□□□□□□□□□□□□□□□□□□□□□□
□□□□□□□□□□□□□□□□□□□□□□□□□□
勉勗終始無替嘉聲□卿□□□□□□□□□□□□□□□
□□□□□□□□□□□□□□□□□□□□□□□□□□□
□□錦州員外司馬□□□□□□□□□□□□□□□□□□
□□之□□□□□□□□□□□□□□□□□□□□□□□□
□□□□□□□□□□□□□□□□□□□□□□□□□□□
江東按察判官借薦德樹賢

□□□□志葆光兮懸車解印除日歲幹兮舉燭風口
蒼生有□兮□天不怒□□□兮□□□□□□□□
□□□□□近

□□□□□□年歲次壬□二月丁丑朔八日甲申
張□慶□□□

撰人年月缺諦視□州字亦不了寶刻類編有鄂州
刺史盧府君碑文李邕撰并書天寶元年二月立在
洛宰相世系表正道鄂州刺史碑云除洛州新安宰
以犯諱更榮陽今榮陽又有景龍元年盧正道勅及
榮陽令盧公清德文据此諸証知卽正道碑也碑云

祖諱寶素隨晉州別駕考諱安□緜州長史考宰相
世系表有盧寶素隋澤州內史部長晉州別駕子安
壽緜州長史正與碑合下一格子正紀汝州司馬其
上一格與安壽並列者正道鄂州刺史蓋世系表十
三上二十七葉誤以正道移上一格遂致父子亂次
賴有碑以考正之也世系表安志當時安壽弟正勤
正義正言當是正紀正道兄弟佺當是仇弟推其名
字相似知之今皆上一格後之刊此書者幸改正之
二十六葉亦誤上一格惟二十九葉有正容與正紀
正道並列不誤

中州金
石記

按此碑多缺泐碑載叔子徹太原府士曹季子曉
口州司馬而叔子之前泐其伯仲及季子之後尙
有子字又似不止四子顧唐書世系表于正道下
全不載其有子無從攷矣末行云歲次壬口當是
壬午正爲天寶元年通鑑目錄是年正月丁未朔
則二月是丁丑朔與碑合

褒封四子詔

石橫廣二尺二寸連額高二尺十二
行行十四字正書隸額在蓋屋縣樓

敕門下

吳穹眷命

烈祖降靈休昭之儀存乎祀典莊子爰

子文子庚棄子列在真仙體茲虛白師襲元之聖教
大道於人寰觀其微言究極精義比夫諸子諒絕等夷
其莊子宜依舊號曰南華真人列子號曰沖虛真人文
子號曰通塵真人庚棄子號曰洞靈真人其四子所著
書並隨號稱爲真經宣布中外咸使聞知

天寶元年二月廿日

舊唐書禮儀志天寶元年正月癸丑陳王府參軍田
同秀稱於京永昌街空中見元元皇帝以天下太平
聖壽無疆之言傳於元宗仍云桃林縣故關令尹喜
宅旁有靈寶符發使求之十七日獻於含元二月丁

亥御含元殿加尊號爲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辛卯親耐元元廟丙申詔史記古今人表元元皇帝昇入上聖莊子號南華真人文子號通元真人列子號沖虛真人庚桑子號洞虛真人改莊子爲南華真經文子爲通元真經列子爲沖虛真經庚桑子爲洞虛真經今人稱莊子書爲南華經昉於此也李肇國史補曰天寶中天下屢言聖祖見因以四子列學官故有僞爲庚桑子者其辭鄙俚非古人書

金石文
字記

按庚桑子一作亢倉子其四子所著書舊唐書經籍志亢倉子不著錄新書藝文志則四子並載注

云亢倉子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据此則亢倉子乃掇拾之書宜乎舊唐書不載今碑作庚桑子而其號爲洞靈金石文字記作洞虛恐謬

告華岳文

此刻與盧朝微謁岳廟文同一石此在上方高二尺四寸五分廣三尺三寸二十行行十五字隸書額題開元十三年六月九日建十字正書在華陰縣嶽廟

韓賞撰

諸王侍書榮王府司馬韓擇木書

惟廿七祀孟爍右補闕韓賞敢昭告于泰華府君祠廟
惟天地生于人惟山川主乎神人有識而神有靈人貴
聰而神貴明於昭靈山與天竊冥載在祀典鎮于上京
自古帝王徵應不一荒淫者神降之凶聖哲者神授之
吉惟茲臣庶鑒乎得失合予小子造于神祠將有所
所盟

唯道是憂今者內禱於身外盟於

神如有一心公

朝戮力生人惟

神是福崎嶇芒道僣俛在位惟

神所殛必將忘身奉國爲本圖憂國濟人爲己任明
明泰華昭鑒于茲瞻彼牲牢抑惟常禮神嗜正直意存
精誠正直以享神精誠以享意拳然跼慮瞿然改容益
靈山之嵯峨增壽宮之肅穆歷階趨庭髣髴其形尙饗
天寶元年歲次壬午四月乙亥朔十日甲申

正議大夫太僕少卿兼太州別駕

下闕

右唐補闕韓賞告泰華府君文韓擇木書賞所以盟
於神者嚴矣士夫君子立志操節篤於內而已豈必
盟神然後固哉必俟明於神者蓋由其內之不足也

東里集

按此碑文爲韓賞撰韓擇木書賞與擇木史皆無
傳述書賦注稱擇木昌黎人工部尙書歷右散騎

金石錄卷之五
常侍此碑結銜云諸王侍書榮王府司馬是其初
官也榮王者元宗第六子名琬始王鄆徙王榮後
謚靖恭太子諸王府侍書無專員其司馬則每府
一人從四品下也又檢韓昌黎集稱同姓叔父擇
木善八分以擇木爲同姓叔父則不與之同系唐
書韓愈傳愈鄧州南陽人擇木是昌黎人顯然二
系然据宰相世系表河東太守純之後徙昌黎棘
城或是擇木之先世然表不載擇木非純之後人
矣愈之先世源出弓高侯隤當與河東太守純仍
屬一脉故愈稱擇木爲同姓叔父也

充公頌

碑連額高八尺四寸廣三尺四寸七分二十三行行
四十九字正書額題充公之頌四字隸書在曲阜孔
廟

充公之頌

朝議郎行曲阜縣令張之宏撰

包文該書

若昔帝軌覆王綱類則孔聖挺生而憲章克復故能羞
人極酌彝倫聲明有度文武不墜講德泗上橫經淹
□□□□□□代嗚呼毆儒墨蹈仁義曠志鵬海服
膺蟻術瑳琢金玉鑽仰情性者其唯充公平公姓顏名

舍毫聆奇瞬美網鳳築獵麟書牽彼朱絲緯茲黃綃其
頌曰

珠毓滄溟鳳飛丹穴况德君子聞諸往說彼美充公儒
林秀梨惠和天授聲聞風烈道成四友德浮十哲魯明
御敗衛通哀洩宛尔龍盤颯然鶴髮噫天幸予芳蘭已
折其一聖皇有道四隩攸同 恩覆天宇合

發春風緬懷泗上

睿相淹中俯徵魯禮贈此充

公天書戾止儒術昭融弁冕載頌威光自雄

皇

情有實陋巷何空其二昭昭良牧彬彬文質熊軾輔風隼
旟槩日嶽鎮鄒魯道流溟渤神秀疎聳靈鑒朗逆德柔

去殺仁深濟物來斯懷古中心壹鬱麥秀已謡黍離云

述爰命作頌傳諸故實其三瞻彼魯國地固人安龜鳧鬱

氣洙泗鳴湍礼經雲委物產星攢伊予作宰諒匪能官

蒲城懷仲河陽謝潘焚絲可理製錦良難儉懷篋笥礼

想雩壇塗荒露浥樹古風殘愛而不見慨然永歎棟宇

是普金石斯刊悠悠千載其芳若蘭

徵事郎行丞隴西牛孝麟

文林郎守主簿平陽崔庭玉

登仕郎行尉廣平宋休光

尉天水趙再良

將仕郎守尉員外景同正員高陽許瑾

邠王文學文宣公孔璣芝

天寶元年歲次壬午四月乙亥廿三日丁酉建

碑側題名

分二截上截二行下截三行左讀並正書

大和九年六月八日 奠謁題

張咸

兗海節度推官試祕書省正字鄭繁 緱山處士張

隱

大中八年正月七日題

兗公顏回也字子淵碑避高祖諱作子泉都督李庭

誨命縣令張之宏撰頌包文該正書書道勁有法石

惡多泐耳 石墨鐫華

舊唐書禮儀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制追謚孔子為

文宣王贈顏子淵兗公閔子騫費侯冉伯牛鄆侯冉

仲弓薛侯冉子有徐侯仲子路衛侯宰子我齊侯端

木子貢黎侯言子游吳侯卜子夏魏侯又贈曾參顓

孫師等六十七人皆為伯 金石文

文有曠志鵬海服膺蟻術按學記蛾子時術左傳蛾

析蟻皆讀蟻此直用蟻蓋正書非篆隸也又云猥飛

聲于密賤家語史記皆作宓不齊字子賤顏氏家訓云子處子賤卽處羲之後俗字爲宓或復加山今兗州永昌郡爲古單父地東門有漢立子賤碑乃云濟南伏生卽子賤之後知處之與伏古來通字誤以爲宓耳夫處之爲宓尙以爲誤轉而加山益又誤矣然唐孫強增減顧野王玉篇亦云宓今作密故句容令岑君碑云驅密賤于後塵當時相襲詎知誤乎未有邠王文學文宣公孔璿芝乃孔子三十五代孫字藏輝襲封褒聖侯改夫子謚時亦改爲公也予謁顏子廟奕然輪奐後多名人科甲而此碑反在大成殿中

未知何故 金石後錄

右兗公之頌天寶初都督李庭誨命曲阜縣令張之宏爲頌其序云宣王旣已銘焉兗公豈宜闕爾似之宏尙有文宣王頌而今不傳矣碑未列名者丞隴西牛孝麟主簿平陽霍廷玉尉廣平安休光天水趙再良尉員外置同正員高陽許瑾邠王文學文宣公孔璿芝攷唐書宰相世系表璿芝作璿之當從碑爲是唐六典上縣尉二人中下縣尉一人曲阜爲緊縣故得員外置尉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右碑書李公諱庭誨諱字下空二格亦變列也未題

邠王文學文宣公孔璿之考闕里世系孔子三十五
代孫璿之字藏暉開元五年襲封褒聖侯授國子監
四門博士邠王府文學蔡州長史二十七年詔謚孔
子文宣王進封璿之爲文宣公兼兗州長史又唐書
宰相世系表亦作璿之當以石刻爲正
山左金石志
按碑書密賤之外尚有絃哥汁口哥卽歌汁卽叶
人響一瓢之樂響卽響字皆通用也孔璿之於開
元五年授邠王府文學二十七年兼兗州長史碑
中結銜舉舊而略新所未詳也

金石萃編卷八十五終

金石萃編卷八十六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禮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四十六

元元靈應頌

碑連額高一丈一寸二分廣三尺九寸二十二行行
六十二字額題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夢烈祖元
元皇帝靈應頌并序二十二
字並隸書在蓋屋縣樓觀

朝散大夫守倉部郎中上柱國戴璇撰序

朝散大夫守戶部郎中劉同昇撰頌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曾孫戴倓書

至矣哉皇法於天天灑於道庶大寶者必尊
祖

以配天孩庶類者咸宅生以母道□□□□宗廟
教三后在天代紹明德然後彌綸區宇昭格神祇其能
承二美之盛烈首千古之洪化者卓哉煌煌歸我唐
室矣 皇上受圖享國蓋卅載功侔天地孝誠

祖考其高明也布星辰以有倫其博厚也口河海
而不洩至於揖群后敘彝倫陶鑄堯舜湫隘軒頊者乃

皇上之餘事也嘗端居宣室緬懷至道惟德動
天夢啟靈應忽恍有物希夷靡遠寔 元祖之明

命錫無疆之寶璽乃潛誌靈象遵 詔旁求西亘太一

東連鄴杜号周史之經臺枕秦山之幽谷肇居尹喜集

法侶爲道門後遇 皇唐易樓觀爲宗聖藥井尙洙

僊軾仍存卜勝宗廟此爲俯落飛泉噴石重林闔景苔
癩地偏以恆深煙雲晝晴而不散眸容挺出赫然有光
煥白虹於玉座紉紫氣於僊境洎邁 睿覽宛符夢

寐禧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聖人有以
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者可舉之壹隅矣其始迓也
焚芝朮避葷羶寂歷無聲擊蹠有則初靡荔席次登靈
壇徐肩綵杠少息華館清籟颼颼於草樹天香氛氲於
崖谷及路轉莽蒼風順崆峒雲鶴翥以導輿群僊扈而
成列逮地邇天苑闔輳國門蜺旌鳳簫風馳海合毛節

羽蓋波屬霧委萬姓翹首於西城百辟候儀於北闕
嚳嚳如也 皇上乃捧昇露寢奉先思孝集僂府

以陳齋圖混成而告遠不崇朝而通八景未浹旬以遍
六合故群臣率儂慶靈稱觴獻壽森旗伐鼓何其盛哉
於戲 靈元之道旁礪萬物眇爲化先豨韋氏得

之而挈天地伏犧氏得之以襲氣母至若王母西崑比
之如朝齒麻姑東海涵之如夏蟲冲虛馭風蓋錙銖於
糠粃王喬控鶴方輻輳於蓬蒿信無上歟信元氣歟且
天啓 皇唐儲社罔極其功神者其應大其源靈者
其流長管 王室將傾 我則電擊以存國介正望牽

我則雲行以告成汾睢誌祀 我則順子以口尊后

陵寢肅雝 我則述經以明孝可謂重椅坤軸口紐

乾綱溥衍葳蕤皆 皇極之大造也其脩缺禮補樂

章存朴以嗇人陳兵以訓武奔四夷以歸化主百神而

授職者可勝言哉古有仁芹言而受福樹一善口獲應

况網羅窾制包括鴻徽以 神化之貞明協 靈命之

幽贊克含脩祚不亦宜乎玉真長公主以 天孫

毓德 帝妹聯貴師心此地杳捐代情奉黃籙以口

絜瞻白雲而志遠觀主李元崩監齋顏無待上座傳承

說爲學日益爲道日損道遙中林之下彷徨塵垢之外

因聚而議曰今自道以祐
主自 主以祐人下尊
六幽上契三極風后力牧協宣朝政關睢麟趾宏被國
風禎祥荐臻妖瀾不作足以規萬業示將來赫赫巍巍
以表靈貺而迺謝奚斯頌魯之義闕穆滿銘弁之遊是
上蔽 天休下虧臣禮緣事斷誼蒙竊慙焉於是盥
犀宰李嗣琳同荷 湛恩旨備能事博詢墨客叭贊
皇道時戶部郎中沛國劉同多才清起草譽美郎官
迺列文慕士林能揚 天子之事共遵大雅旨揆
其嗣奉為頌曰

終南之北曰真境關令尹喜宅茲嶺陰陰松栢造華頂
草結花樓龍護井靈僂之窟肅而靜其惟 皇夜夢

真人來神光赫赫金銀臺瑤容綽約冰雪開霓裳羽駕
紛徘徊 前聖後聖相感哉其 帝心虔求齋玉

京王公百辟咸致誠雲旗綵仗森出迎日月晏溫顯氣
晶 真容來兮受天慶其 真容來兮 聖人

壽千春無涯百福有 真容來兮寶鑿昌遠郊却馬
雄四方紫殿敷座煙雲香拜首稽首天地長 靈元

之祚萬斯唐其 勅檢校道門威儀昭成觀主道士口口裕

天寶元丰歲次壬午七月癸卯朔十五日丁巳中元

建

河南史榮刻

此碑建於天寶元年而闕碑額攷其辭當在蓋屋爲元元宮玉真長公主寔主之公主睿宗最幼女也碑序爲倉部郎中戴璇頌爲戶部郎中劉同昇撰末云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曾孫戴偁書則建碑年號蓋追成頌序之日而稱者也偁官至僕射而世系年表列傳俱無之趙明誠金石錄亦失不收俱不可曉者書法八分頗穠艷第以肉勝蓋兼開元徐史之法而加損益者也

并州山人續稿

中南樓觀宗聖觀尹喜宅也元宗夢老子真容得于

此玉真公主爲道士居于此故此碑述夢事以及玉

真歸美唐室倉部郎中戴璇撰序戶部郎中劉同昇

撰頌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曾孫戴偁書稱曾

孫爲璇也然則碑云天寶元年建不知追成頌序之

日而稱乎抑亦當偁時乎偁官僕射而史不書遂無

從考 石墨 鐫華

趙崑曰此頌刻於宗聖觀記之北面唐人分書甚佳

但經元人翻本減弱矣碑側宋蘓軾書詩并弟轍詩

歲久剝蝕元人別摹一碑視碑側字法亦減 金石文 字記

右真容靈應頌碑末題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

曾孫戴假書攷唐戴胄與至德兩世宰相至德官至
尚書右僕射其卒也贈開府儀同三司則假必至德
之曾孫而唐書世系表不見其名蓋史家失於採訪
矣選舉志三品以上蔭曾孫五品以上蔭孫孫降子
一等曾孫降孫一等贈官降正官一等僕射秩從二
品開府儀同三司秩從一品假蓋承蔭而未得官者
故以曾孫繫銜猶梁府君碑稱四品孫五品孫也文
云禎祥荐臻妖瀾不作瀾卽沴字隸楷偏傍从彡者
或變从彡遂與尔相涉又變尔爲爾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元宗夢真容事在開元廿九年閏四月詳見夢

真容勅旨有碑在蓋屋及易州文已見前此碑似

係玉真公主以元元靈應之事請于元宗令刻頌

於樓觀碑文中自有觀主李元崩則主此觀者非

卽玉真且文云玉真長公主以天孫毓德帝妹聯

貴師心此地杳捐代情奉黃籙以口絜瞻白雲而

志遠玩其語意非實主此觀也唐書傳睿宗第十

一女玉真公主字持盈始封崇昌縣主俄進號上

清元都大洞三景師

金仙公主傳云太極元年與玉真公主皆爲道士築觀京

師天寶三載上言曰先帝許妾捨家今仍叨主第

食租賦誠願去公主號罷邑師歸之王府元宗不

許云云則是天寶三載公主尙居京師主第此碑
在天寶元年其非爲樓觀之主明矣弇州云玉真
公主實主之石罌云玉真公主爲道士居於此皆
未細檢碑傳也

慶唐觀金籙齋頌

裝本高廣尺寸行字皆不
計隸書在浮山縣龍角山

大唐平陽郡龍角山慶唐觀 大聖祖靈元皇帝宮金

籙齋頌 并序

朝議郎左拾遺內供奉博陵崔明允墓

通直郎行河南府伊闕縣丞集賢院待 制兼校理

御書史惟則書

空洞之中溟滓之際靈文尙矣混成朕焉混成者何象
帝之先靈文者何龍漢之季五劫交周尊神遍運允烝
列正 元始口然治於流火之庭練於洞陽之館二儀
得之以定位三景得之以發光赤明開圖碧落普度
靈元奄有大道遂荒真宗 天法之以無倪皇仰之

而未及犧軒應運堯舜乘時均至化而思齊酌靈風而
始庶獨立千古湛兮若存首出百王悠兮不極矣粵若

祖 聖系龔神宗先 天不違後 天繼代錫靈慶遠

派源流長 國家纂戎欽承前烈三合壹德六葉同

道平陽郡靈元宮者興王之肇地也惟初授命載告休
徵權□□迹倣落祠宇昭彰於國史乃今昇平配永
嘉瑞增修□廟大建闕宮明白於御碑因吾
道爲天下程由□□□□天下式非夫至至孰能預
之哉皇帝御辯無爲齋心正一寤寐有感髣髴真
容昭孝孫之精誠貽□□□□訓開元得聖象
天寶獲靈符丕慶再集而繁昌至孝遂興而畢備祗崇
冊禮其高莫二袁龍克光於像設冕旒追尊於帝位雖
猗那商頌生人周雅傳之於昔今則過焉於鑠茲山
會神之寓西對姑射北隣天柱寔通仙之祕府也正

殿肅穆廣庭森沉峯巒左右松栝交陰摠虛无以靜深
也石壇重堦瓴甃環甃隱□□□□□□□□三元表辰
八月降誕每至是日展法於斯修金籙齋啟玉皇印

道家之寶王者之儀靡盛於此矣乃開 軋門闢

坤戶氣靈廣莫風和不周八卦行乎其中矣仰列宿躡
魁剛落日淪陰夕時沈瀼六甲佐乎其旁矣仙侶頽次
羽人步虛朝拜 九天醮祠五老想鈎陳則黃雲垂覆
存太一則白鶴來翔其餘侍香玉童傳言玉女縹眇煙
景徘徊元空求之希微宛如契合耳惟鎮 皇極叶
時邕外以廓清萬里戎夷向化內以乂安地庶季穀滋

稔滅格擇興昌光動植生成陰陽氣茂利兵所措則戢
干戈靈官所臨則□□厲矧感通上界神降祺福景
命來假天子万年者乎觀主臣郭處寂虔恭是勒
宿夜匪懈稟師之□□符躬執科儀爰謀法要開元
十六載御題觀額□繇於茲廿五幸

上疏議齋

帝俞其請於是內使高口王城而至

綸言祕旨從

天上而來諸侯肅臨郡邑歲事革故

垣棟鼎新經像彤彩施施金光熒熒曾是所營曾是有
□利乎永貞太守臣裴旽并寮屬等惟道孚敬誼形

于政奉敷休慶泉合觀徒衆等皆相與遵乃宗極體乎

自然熙澹漠於元和林恬愉於大順微臣嘗佐汾邑親

觀聖蹤強名道原用述真宰從宵冥而辯物因象

冈而得之其詞曰

三炁之宗粵靈元始朱靈丙午赤明斯起太上道君託

胎洪氏後天合德其惟我李爰初啟運符命歸唐海

縣攸屬六葉重光天寶是應万壽無疆大君推

策考靈元陽空羣之中自然妙有無鞅之衆勃勃珠口

迎不見前隨不見後外物雖變我法彥久龍角嗟峨肇

興靈迹仙宮乃建清都伊宅洞裏天長寰中地隔

皇矣大道臨下有赫金籙秘訣玉京靈言陞壇之禮衆

法之門

聖祖貽訓來告

孝孫於茲授命永保

元元克昌身後大慶常存刊此樂石以奉至尊至尊

天寶二年歲次癸未十月景寅朔十五日庚辰下元

齋建

昔人所用莊子御六氣之辨意各不同惟梁簡文帝
南郊頌元默御辨寂照秉真後周庾信至老子廟詩
虛無推御辨寥廓本乘蜺及此碑云皇帝御辨無爲
齋心正一爲得其旨若齊謝朓侍宴曲水詩於皇克
聖時乘御辨梁敬帝禪位策文安國字萌本因萬物
之志時乘御辨良會樂推之心後周庾信喜晴詩御
辨誠膺錄維皇稱有建宋王旦汾陰壇頌欽明稽古
御辨撫圖則以爲首出在位之義梁王僧辨勸進元
帝表坦然大定御辨東歸隋李德林從駕詩朝乘六
氣辨夕動七星旒則以爲巡遊之事唐朱子奢幽州
昭仁寺碑御辨崆峒非趨涅槃之岸乘雲谷口寧遊
波若之門碧落碑峒山順風勞乎靡索汾陽御辨省
然自喪武后昇仙太子碑尋真御辨控鶴乘龍則以
爲訪道之事隋薛道衡高祖文皇帝頌御辨遐逝乘
雲上仙則又借爲升遐之事而唐李嶠大周降禪碑
翠鳳銜蕤黃龍御辨則不知其何所出也

金石文
字記

按此碑在浮山縣唐時謂之神山縣屬河東道晉州平陽郡唐書地理志神山縣本浮山武德二年析襄陵置東南有羊角山四年以老子祠更名神山山西通志山川卷內云羊角山唐武德間更名龍角山在浮山縣南三十五里東西二峯高峙雲表武德三年縣人吉善行言於羊角山下見白衣父老曰為吾語唐天子吾為老君而祖也詔以地立廟又寺觀卷內云天聖宮在羊角山之麓武德三年二月老子見於大樹下謂里民吉善行曰吾唐皇帝之遠祖也言訖不見遂詣長安奏聞命左

親衛都督杜昂于羊角山致祭老子再見復命有

司於其地建祠開元十四年此語誤碑作十六年御題觀額詔改

慶唐觀御書額及碑文賜之改羊角山為龍角山

并改浮山縣為神山縣此語亦誤山改龍角縣改神山皆武德四年事命

高力士董修老君殿宋天聖五年詔改觀為天聖

宮金籙齋者唐六典祠部條下載凡天下觀總一

千六百八十七所每觀觀主一人上座一人監齋

一人道士修行有三號其一曰法師其二曰威儀

師其三曰律師其德高思精謂之練師而齋有七

名其一曰金籙大齋調和陰陽消災伏害為帝王

國王延祚降福其二曰黃錄齋並爲一切拔度先祖其三曰明真齋其四曰三元齋正月十五日天官爲上元七月十五日地官爲中元十月十五日水官爲下元皆法身自懺誓罪焉其五曰八節齋其六曰塗炭齋其七曰自然齋此碑蓋爲修金錄大齋而作頌而碑又建于十月十五日下午元齋則是爲國延祚設齋而建碑在三元齋期也碑爲崔明允撰史惟則書而唐書俱無傳述書賦注史白廣陵人諫議大夫善飛白子惟則陶宗儀云名浩字惟則然則碑書惟則者以字行也集古錄云唐世分隸名家者四人韓擇木蔡有鄰李潮及惟則也墨池編云惟則天寶中嘗爲伊闕尉集賢院待制後至殿中侍御史据此碑是伊闕丞非尉也碑云於是內使高口王城而至謂高力士卽陝西志所謂命高力士董修者是也碑書我法弥久作殄久猶靈應頌書泯爲灑也末云以奉至尊至尊蓋至尊應闕二格書時直下覺其誤乃復書之而上文未抹去也文中非夫至至下至字疑聖字之誤又攷道藏目錄有龍角山記一卷註唐明皇御製慶唐觀記並聖銘等記蓋皆爲龍角山慶唐觀而

作碑文所云大建闕宮明白於御碑者似卽指此

隆闡法師碑

碑高六尺八寸五分廣三尺六寸五分三十四行行六十五字行書在西安府學

大唐實際寺故寺主懷暉奉

勅贈隆闡大法師

碑銘 并序

懷暉及書

昔吾師因地求真衆魔紛繞果到成佛龍天捧圍自作
鎮靈山法躬靡易告滅雙樹示跡倫凡微言不傳慧燭
潛照屆夫歲邁千秋時淹五濁欲海騰沸邪山紛紜於
是釋防東逝爰稱地應漢夢西通方崇像法或青眸接

軌競扇驪風或白足相趨爭開佛日至欲繼前賢之令
謂歟法師諱懷暉俗張姓南陽人也遠祖因宦播遷京
北廿一代祖安晉丞相龔爵鴻臚公高祖融守黃門郎
遷太子庶子祖英唐解褐太常太祝龔爵天平公尋轉
吳王祭酒握蘭奏位清陪雅列法師聰敏爲其性相慈
善資其風骨母常山夫人樂姓降胎之月不味羶腥載
誕之辰情欣禁戒暨年登卅歲特異諸童或焚葉爲香
或聚沙爲塔雖飛軒繡轂未嘗留步月字香樓怡然誌
返

賢明敷待士總章元載夢觀法師條降綸言遠令虔辟
於是臨丹檻迹青蒲廣獻真誠特蒙哀讚 帝乃

親授朱紱令處鳳池之榮師乃固請緇衣願託鸚林之
地奉 勅於西明剎落善來忽唱惡業疑銷旣挂

三衣俄陪四衆翹勤口積思五分而非遙精苦逾深想
三祇而未遠時有親證三昧大德善導闍梨慈樹森疎
悲花照灼情祛口漏擁藤井於蓮臺骸化無涯駟鐵圍
於寶國旣聞盛烈雅締師資祈解脫規發菩提願一承
妙旨十有餘齡秘偈真乘親蒙付屬曾惟薄祐師資早
曹想遺烈而崩心顧餘恩而兩面爰思宅地式建墳塋

遂於鳳城南神和原崇靈塔也其地前終峯之南鎮後

帝城之北里哥鍾沸出移上界於陰門泉流激

灑比連河於陽面仍於塔側廣構伽藍莫不堂殿崢嶸
遠摸切利樓臺峩峩直寫祇園神木靈草凌歲寒而獨
秀葉暗花明逾嚴霜而靡萃豈直風高氣爽聲聞進道
之場故亦臨水面山菩薩全真之地又於寺院造大窠
塔波塔周迴二百步直上一十三級或瞻星揆務或候
日裁規得天帝芳蹤有龍王之秘跡重重佛事窮鷲嶺
之分身種種疰嚴盡崑丘之異寶但以至誠多感能事
真資故能遠降 宸衷令賚舍利計千餘粒加以

七珍函笥隨此勝緣百寶幡花令與供養

則天

大聖皇后承九元之眷命躡三聖之休期猶尙志想金園情欣勝躡或類臨淨刹傾海國之名珍或屢訪炎涼捨河宮之秘寶法師誠盈而散並入擅航法師業行高口利益繁多故得名振

九重芳盈四部奉永昌

元年

勅徵法師爲寺主於是經紀僧徒規模釋

族緇門濟濟戒德峻而彌堅紺宇說說常住豐而更實猶是才稱物寶道爲時尊知與不知仰醍醐於句偈識與不識詢法乳於波瀾法師以慈誘內懷敷揚外積冀傳聖旨用酬來望每講觀經賢護彌施等經各數十遍

夫我域者扇激風火嬰抱結漏系諸生止無常之短期研乎事真攀不亟之虛朕若不乘佛願力託質淨方則恐淪溺長往清昇永隔於是言論之際懇勸時衆四儀之中一心專念阿彌陁佛願乘此勝回口生淨域又以般若神咒能令速證菩提彌陁佛名亦望橫超惡趣諸餘妙典雖並積心臺於此勝緣頗偏遊智府嘗誦大般若咒向盈卅万又誦彌陁真偈十万餘遍理復使精真厥想念雖微而必就二三千行功唐捐而靡得豈直諸佛現前神人捧錫而已矣師爲諸重擔攝爾羣生舉洪灼於耶山掉寶航於見海悲夫娑婆國中人多弊惡雖

復瓊臺寶界因勝侶而歸心至欲逸翥遐征藉良緣而
克進敢憑此義爰發誠心於是廣勸有緣奉爲

九重萬乘四生六趣造淨土堂一所莫不虬棟凌虛虹
梁架迴丹楹翹日青瓊延風無春而返井舒花不暝而
重簷積霧於是神螭戾趾遠鎮瓊階寶鳳來儀還陪挂
戶彫甍畫拱之異竅造化之規模圓璫方鏡之竒極人
天之巧妙又於堂內造阿彌陀佛及觀音勢至又造織
成像并餘功德並相好竒特顏容湛粹山豪演妙若照
三千海日摛華如觀百億或曰繪命采有慈氏之全身
或散扎馳芳得憂填之逸思何獨如來自在疑降上界
之魔故亦菩薩憫恰似救下方之苦夫以宅生者心心
勞則生喪栖神者志志擾則神亡然菩薩以濟物捐軀
上善以遺形徇節法師情存拯救式奉殷繁汲引雖曰
忘懷形質焉能靡累於是忽嬰風瘵病與時侵靈藥弗
痊脉器俄逝豈夫八林齊白我佛稱於寂滅梁木其壞
吾師等於死生以大足元年十月廿二日神遷春秋六
十有二臨終之際正念無虧顏色怡悅似有瞻矚北首
面西奄然而化悲夫烈烈歲陰蒼蒼天色軋兮何負殲
我惟良業也何孤嗟茲賢哲豈直悲盈四部嗟鹿苑之
荒涼抑亦哀悼兩宮痛蜂臺之闐寂猶是俯迴

天瞻載紆仙豪遠降恩波爰加

制贈奉神龍元

年勅實際寺主懷暉示居三界遠離六塵等心境於虛
空混榮枯於物我棟梁紺宇領袖緇徒包杖錫之規模
躡乘抔之懿躅雖已歸寂滅無待於衰揚然寵洽友于
無忘於緝禮可贈隆闡大法師主者施行上人以至德
聿修良因果著故得天降成烈用讚芳規追遠慎終生
榮死贈足可光輝淨刹歷塵芥而長存旌賁靈門共河
山而永久弟子大溫國寺主思庄等並攀躡積慮哀慕
居懷嗟覆護而無時仰音顏而靡日猶恐居諸易遠泐
善湮沉敬想清徽勒茲靈響名詞曰

娑婆種覺賢劫能人三祇殂妄五分祈真卽相離相非

身是身猶施慧棧廣濟迷津其十方化備雙林滅度三

界空虛四生哀慕正教旣隱微言遽敷式啟先哲用資

後悟其二芳猷廣被至烈弥殷青眸演聖白足呈真遠導

芻芥遐宣墨塵靈門不絕代有其人其三猗歟令德遠嗣

前英聲高四部譽重三明慈周有識智契無生法雲葉

落道樹滋榮其四豈曷宿歿師資遽亡軋兮何負殲我惟

良徒嗟授几空念傳香非夫勝緣孰答恩光其五邈矣垌

野慈顏曠側敬發誠心爰憑淨域真容湛粹樓臺歸疑

希此善根遠酬明德其六

天寶二年歲次癸未十二月景寅朔十一日景子建
右隆闡法師碑僧懷惲撰及書頗亦能為其家言筆
法尤圓嫩有聖教遺意後稱天寶二年至明年則改
年為載矣趙明誠金石錄極詳備而遺此似不可曉

舟州山人續稿

右唐實際寺主懷惲碑無書撰人姓名觀碑中有弟
子思莊敬想清徽勒茲元炎之語則碑乃惲之徒所
撰碑稱惲能誦般若神咒際遇高宗武后兩朝可謂
緇流之出色者而其老也乃患惡疾以死朝廷復贈
之曰隆闡法師然則其法果安在哉

金薤琳瑯

此碑行書源出聖教而漸作婉媚纏繞都元敬云無
書撰人姓名碑中有弟子思莊則為惲之徒所撰而
王元美乃曰僧懷惲撰及書今碑中敘惲生死甚備
明云大足元年十月二十二日神遷春秋六十有二
神龍元年勅贈隆闡大法師天寶二年建碑又弟子
思莊云云蓋碑首後人妄增懷惲及書四字文理本
不屬而元美疑于及字上當有撰字遂誤耳

石墨鐫華

即其所書

金石文
字記

懷惲南陽人姓張氏唐高宗見夢辟至親授朱紱不

受敕祝髮西明寺永昌元年敕徵主實際寺今碑寘
西安府學都元敬王元美二公俱似未竟讀其碑也
蓋緣碑首有懷惲及書四字元美遂誤耳余考京兆
府章敬字又有懷惲者諡大覺禪師泉州同安人謝
姓元和初憲宗召居上寺元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
二日示滅建塔灞水曰大寶相塔碑所謂懷惲書者
豈卽大覺耶何以又稱及書耶按天寶癸未至元和
十二年丁酉已七十五年卽大覺滿百歲計至天寶
建碑之年才二十五歲耳豈自以生晚故云及書幾
幸及之耶書復老健不類少年且大覺以宗旨著而
不以書名有謂惲名後人增刻者余手摹其文絕無
痕迹可辯不知何也

金石史

碑無書撰人姓名而首行名題大唐實際寺故寺主
懷惲奉勅贈隆闡大法師下復有懷惲及書懷惲已
故矣焉能自書又所謂及書者措詞益莫可曉也碑
云懷惲二十二代祖安晉丞相龔爵鴻臚公高祖融
黃門郎遷太子庶子祖英唐解褐太常太祝龔爵天
平公尋轉吳王祭酒碑旣書永昌元年勅徵法師爲
寺主後遂言以大足元年十月廿二日神遷春秋六
十有二大足元年以長安元年正月丁丑改故碑已

去然隆闡世族也而詭尙異教至此悲夫

授堂金石跋

按碑云大足元年十月廿二日神遷春秋六十有

二推其生在貞觀十四年高宗總章元年夢觀法

師倏降綸言遠令虔辟固請緇衣奉勅于西明剎

落果如其言則年已二十九而始剃落亦已晚矣

大足改元在久視二年正月丁丑是年十月辛酉

改元長安通鑑目錄是年九月庚午朔則十月當

是庚子朔辛酉是二十二日則法師之遷神正在

改元之日碑不曰長安而云大足是其誤處授堂

不跋未細檢也神龍元年勅贈隆闡在遷神後五年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

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

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嵩陽觀聖德感應頌

碑高一丈四尺四寸二分廣八尺一寸二十五行行五十三字隸書末行年月篆書額題大唐嵩陽觀紀聖德感應頌十一字篆書在登封縣嵩陽書院

大唐嵩陽觀紀 聖德感應頌

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隸右相吏部尚書崇

齋館大學士集賢院學士朔方節度等副大使移國

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上

大中大夫守河南尹河南水陸運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兼東京留守判留司尚書省事臣裴迥題額
朝散大夫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上柱國臣徐浩書
域中之大有四
道爲之首而王者統焉方
外之人有五神爲之目而聖者用焉非
道

也竊以致神非神也莫能感聖自炎師水玉軒訪峒山
宵藪汾陽徘徊河上且猶私壹已之利屈萬葉之尊或
得之而不存或求之而不及則未有磨心六合

靈化被於海隅滌覽
九重異人臻於闕下
密傳僂契潛歿神功端拱
紫庭坐進金鼎如

我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之至感也蓋德邁者其業
崇
道靈者其化博
上初哉巨難慕

睿圖以爲唐虞盛理教人而已矣乃昭禮物考經忠
於此乎帝典王綱罔不畢備及夫壹戎夏致邕熙又以
爲軒昊上德恭己而已矣乃敦清靜復淳朴於是乎偃
甲垂衣示於羣欲故載歷三紀功苞九皇乃時有真人
方丕不召而至者儼然而進曰臣聞管者太初之先也
嘗有受命握符壹君千歲後代聖人順其外爲封禪修
其中爲導養故玉檢有不死之名金丹爲長生之要五
三以降茲道蔑聞
陛下承紫氣之真宗接黃神

之遠運玉檢之文已備金丹之驗未彰 天將授之

其在今矣 上覽其議而告之言朕聞神丹者有

琅玕雪霜三化五轉太壹得之爲上帝之伯 元

君得之爲下教之尊必將假轡爲之功任自然之力乃

可就矣於是考靈跡求福庭以爲嵩陽觀者神嶽之宅

真僦都之標勝直中天晷景之正記 烈祖巡遊

之所抱汝含頰風交雨會陰陽之所烝液偃佺之所徃

還丹竈琳堂徃徃而在乃命道主孫太沖親承 密

詔對授真設壹之日披圖於 天府二之日陳醮於

山壇然後俾太壹啟鑪陵陽傳火積炭於廡下投藥於

鼎中固以扇鑄室其窻戶隙光不容人跡罕到自河尹

官屬邑宰吏窻目對對泥手連印署太沖乃與中使薛

履信衛 命而東涉海沂過蒙羽行且千里歸已十

旬然後剋日聚觀開對發印餘燼未滅還丹赫然則已

六轉矣明年移藥於緱氏山升僦太子廟其設制之功

神異之効又如初焉每至降 御詞陳祝冊紫泥縑

表條忽飛天麝酒玉杯續紛移座祠官躡胎供吏驚噤

靈貺昭荅有如此者其餘瑞鶴卿雲祥光祕語匪朝伊

夕不可勝記按中丹經云金華符成威光鼎就則有朱

鳥呈異白日激輝斯非類乎九轉旣畢馳馴以獻

聖上方滌慮馓清齋心虛白神期應會如合契焉於是
三事百寮奉觴稱賀曰

陛下撫羣黎而歸喜域
聖德神丹壺御與

天籟極且夫籙化
至道先烈也還風太初

昌運也異人委質
聖感也靈藥薦喜

天符也此四者皇圖帝載所未聞焉微臣預春醜
之徒忝申甫之地
上清事隱非魯冊之叢徵大洞

功成豈周頌之能紀強銘琬禦永播
軋坤其辭

曰

太古兮上皇千歲兮壹君自軒轅兮獨徃遂歷代兮無

聞
有唐兮英聖六葉兮十紀惟天寶兮合符故

漳風兮變始嵩有峯兮頰有瀾交靈氣兮集僂壇資

聖喜兮效神丹神丹御兮福庭會虹蜺旗兮紫雲

蓋臨萬邦兮彌億載

天寶三載二月五日建

右唐嵩陽觀紀聖德頌天寶中明皇命方士鍊丹于

此觀李林甫獻頌稱述功德焉天寶之政荒淫敗度

而明皇區區方鍊丹以蘄長生豈不可笑乎

金石錄

元宗命方士煉大還于嵩陽觀六轉而移煉緱氏山

一太子廟九轉而林甫紀其瑞者也當是時女蠱邊釁

交作于中外而林甫以金石之毒發之天下之緣督
幾絕而唐事去矣而君臣方日熙熙然交與其美而
張大之良可歎也頌成之明載太真冊其又七載林
甫沒又四載帝走蜀不知大內辟穀自託元始孔昇
真人時亦得此丹力否耶書爲徐浩古隸與帝隸法
絕相類

分州山人稿

碑甚高大頂蓋刻刻爲雲龍嵌珠下座亦剝刻丁甲
之像左右旁刻花紋甚工細周鋪俱范金彩歷歲久
遠絕無損蝕卽金彩尙未盡落可異也予讀唐奸臣
傳至李林甫諸惡未嘗不冠髮上指也茲頌刻碑嵩

陽故宮之前與漢三柏並列所紀爲方士煉丹丸轉
而以諛詞陰擅人國者其文與事俱不足道正宜剝
去之爲名山洗垢惟是碑爲徐定公浩古隸筆法適
雅姿態橫生藝林中正自難廢耳史稱浩父嶠之善
書以法授浩益工嘗書四十二幅屏諸體皆備草隸
尤工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今浩書存者
無幾矣漫識於此予以康熙十九年庚申歲肄業嵩
陽書院晨夕遊碑下摹視古隸法道理整無一懈筆
每停眎不能去碑在風日中完好全無剝蝕亦屬嵩
下唐碑之僅見者按嵩下徐浩所書聖德頌止此一

碑而鄭氏通志金石畧兩載之一曰天封聖德感應
頌一曰嵩陽觀紀聖德感應頌蓋失考矣說嵩

明皇本唐令主自張說以封禪導於前林甫以仙藥
誘於後漸以奢淫往不知返遂釀成安史之禍史但
稱林甫迎合固寵如賢嫉能屢起大獄而不言其引
君於邪未爲探本之論也自開元廿二年以李林甫
同三品由是爵張果置元學得妙寶真符聞空中仙
語史不絕書獨此孫太冲仙藥事史所不載以此碑
推之則明皇晚政之惑其胥爲林甫所蠱決矣碑稱
上方滌慮穆清齋心虛白當是時上在位久倦于庶

政一以委成林甫林甫乃不能引君當道而縱君於
聲色是艷妻之禍固由君昏而引而成之者林甫也
然向非此碑則林甫不過一權相耳權相代所時有
何遽階之亂乎噴然一碑足補世史所未備則碑之
所繫大矣碑文撰自林甫於時韓愈氏未生八代之
衰未起而此碑文體疏越非復唐初繁縟宿習庶乎
鬱然可觀然林甫中無學術此碑決非出林甫手史
稱郭慎微范咸文士之闕茸者代爲題尺定當是闕
茸文士筆耳 按金石錄徐季海隸書碑刻最多唐
人隸書之盛無如季海隸書之工亦無如季海而名

出史惟則韓擇木諸公下今世所存亦僅見此一碑

虛舟
題跋

以哥奴之穢而使徐浩書之故其碑至今存然弄璋
杖杜之不曉豈能爲此文者不知出于何人之手

集亭

結
壻

明皇初不信神仙改集仙殿爲集賢後以相州刺史
韋濟薦張果入宮制以爲銀青光祿大夫賜號通元
先生則頗信矣此開元二十年事至此深信不疑乃
鍊丹以求長生林甫奸諂其爲是言也固宜季海書
之能無惡乎

金石
存

右嵩陽觀紀聖德感應頌唐宋碑刻多以撰人姓名
列第一行書人姓名次之題額者又次之此碑首題
林甫上裴迴題額碑末始題徐浩書與它碑式異季
海官卑不敢與林甫迴竝列故也賜紫金魚袋賜緋
魚袋例書於結銜之末此獨在兼官之上碑本八分
書獨題年月處作小篆亦它碑所罕有也唐書宰相
表天寶十載正月丁酉林甫遙領單于安北副大都
護充朔方節度等使碑建於天寶三載林甫已領朔
方節度副大使疑史有缺譌矣其兼崇元館大學士
集賢院學士則本傳所未載徐浩傳亦不載檢校金

部員外郎皆畧之也明皇本紀天寶三載二月河南
尹裴敦復討吳令光此碑題額者爲河南尹裴迴迴
與敦復未審卽一人否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寶刻類編有此碑記元宗命道士孫太沖設醮燒丹
之事通鑑云天寶四載上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
於宮中爲壇爲百姓祈福朕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
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朕於嵩山鍊藥成亦
置壇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
此自守護達曙乃收之太子諸王宰相皆上表賀蓋
是時元宗好道甚矣新唐書地理志河南有伊水石
堰天寶十載尹裴迴置迴方爲河南尹故題額也司
空圖書屏記稱浩或草或隸尤爲精絕墨池編稱浩
善正書八分眞行今觀其隸書甚工致與正書信爲

二絕也

中州金石記

碑陰刻宋熙寧辛亥張琬等題名宣和乙巳盧漢傑
等題名景冬易宗伯謂盧書秀逸有法爲宋刻之冠

中州金石攷

碑列李林甫銜內朔方節度等副大使案舊唐書林
甫傳天寶改易官名爲右相停知節度事今碑有右
相與史合而仍節度朔方則未嘗停其使職也題額

者裴迴見宰相世系表稱迴司封員外郎地理志河南有伊水石偃天寶十載尹裴迴置以碑推之天寶三載已云守河南尹河南水陸運使兼東都留守豈不亦久于其位與宜其建置便于人也徐浩在本傳惟云連累都官郎中據此碑題蓋由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徐浩神道碑遷金部員外郎歷階至都官而史文從畧故不悉書嵩陽石刻多遭損頽此頌獨無恙亦由石質過大捶摹者少而易于保完又何其幸與授堂金石跋

按題額者裴迴兩唐書無傳僅見宰相世系表稱迴官司封員外爲裴度之孫識之子度相憲穆敬文四朝在天寶後七十餘年則其孫又當逾四五十年是見於表者別一人非卽題額之迴矣潛研謂明皇本紀天寶三載二月河南尹裴敦復討吳令光未審與題額之裴迴卽一人否裴敦復表傳亦俱無攷其討吳令光事惟載新唐書本紀舊紀但書二月河南尹裴敦復卒而不載討吳令光事而于夏四月則云南海太守劉巨鱗擊破海賊吳令光永嘉郡平不言裴敦復與劉巨鱗同討兩史互異且河南尹裴敦復之卒舊紀特書亦不詳其故通鑑載天寶三載二月海賊吳令光等抄掠台

明命河南尹裴敦復將兵討之夏四月裴敦復破

吳令光擒之不載劉巨十二月刑部尚書裴敦復

擊海賊受請託云云是裴敦復初以河南尹討吳

令光及事平入為刑部尚書至十二月尚在舊紀

稱其二月卒者誤也通鑑于二月裴敦復討吳令

光不書日新書本紀書二月丁丑以通鑑目錄推

之是年三月乙丑朔閏二月當是乙未朔則二月

是丙寅朔丁丑是十二日此碑立于二月五日其

時裴敦復尚為河南尹不知何以又有裴迴之為

河南尹也若疑迴與敦復是一人則何以地理志

載河南伊水石偃天寶十載尹裴迴置也豈人為

刑部尚書之後至十載復為河南尹乎種種疑義

殊不可曉姑識之

范氏夫人墓誌

碑高一尺九寸廣一尺八寸五分十九行行二十字正書

大唐故范氏夫人墓誌銘并序

夫人姓范諱如蓮花懷河內人也洎中行佐晉張祿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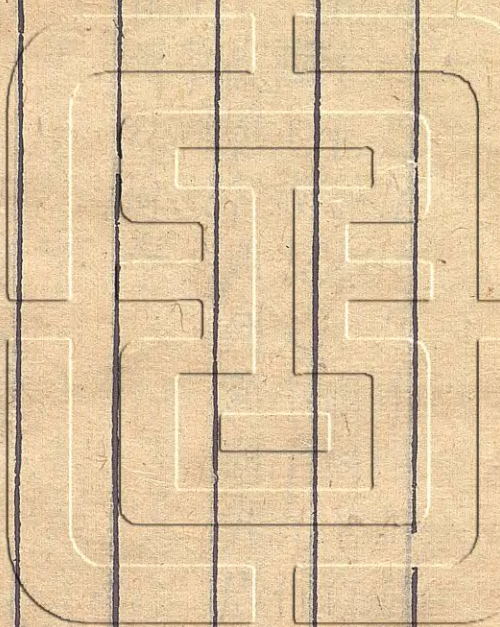
秦滂著大才睦稱良史英聲茂闕奕世存焉高祖預祖

義慎父靈琛並才韻卓犖風調閑雅慕梁竦之平生恐

勞郡縣詠陶潛之歸去遂樂田園由是冠冕陵遲夫人

爲平人也凝脂點柒獨授天姿婦德女功不勞師氏
始以色事朝請大夫行河內縣令上柱國邲邪 王昇
次于前鄉貢明經蔡送深目逆調切琴心昔温氏玉臺
願投姑女漢王金屋思貯阿嬌方之寵焉未足多也而
夫人猶自謂桃根卑族碧玉小家每驚齊大非偶能
用鳴謙自牧舉事必承先意服勤嘗不告勞而王公感
夫區區他日益重雖名齊衣帛而寵實專房粵以天寶
三載閏二月十四日因口覆瘡中風終于河內之私第
春秋載卅七卽以其口歲次甲申四月甲午朔十六日
己酉葬於大行之陽原禮也烈烈哀挽壘壘孤墜將懼
爲陵庶存刊石銘曰

長夜窮泉兮一閔千年云誰之思兮令淑殲焉至岫雲
沒兮河陽花死地久天長兮空存女史



金石萃編卷八十六終

金石萃編卷八十七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 四十七

石臺孝經

碑連額高一丈五尺五寸四面而廣五尺前三面十八行行五十五字末一面前七行與上同隸書後半分行上下二截上截表文小字九行正書批答三行大字行書下截題名四列額題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注孝經臺十六字篆書在西安府學

孝經序

御製序并注及書 皇太子旦亨奉 勅題額

朕聞上古其楓朴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

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所之可以教人也
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
立身揚名之義華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
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
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常三復斯言景
行先括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變形于四海嗟乎
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况泯絕於秦得之
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
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爲四詩去聖逾遠源流益
別近觀孝經舊注踳駁尤甚至於跡相相述始且百家
業擅專門齟齬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
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慝浮僞且傳以通經爲
義義以必當爲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
蕪而撮其樞要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
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在理或當
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
敷暢義則昭然分注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礪庶有補
將來且夫子談經志取畱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
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
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今存于疏用廣發揮

經文不錄

臣齊古言臣聞孝經者天經地義之極至德要道之源在六籍之上爲百行之本自 文宣旣歿後賢所

注雖事有發揮而理甚乖舛伏惟

開元天寶

聖文神武皇帝陛下敦穆孝理躬親筆削以無方之

聖討正舊經以不測之神改作新注則然如

日月之照邈矣合天地之德使家藏其本人習斯文

普 天之下罔不欣戴仍以太學王化所先孝經

聖理之本分命壁沼特建石臺義展

睿詞書

題 御翰以垂百代之則故得萬國之歡今刊勒

旣終功績斯著

天文炳煥開七耀之光輝

聖札飛騰奪五雲之氣色煙花相照龍鳳杳起實可

配南山之壽增

北極之尊百察是瞻四方取則豈

比周官之禮空懸象魏孔氏之書但藏屋壁臣之何

幸躬覩盛事遇

陛下興其五孝忝守國庠率

胄子歌其六德敢揚文教不勝抃躍之至謹打石臺

孝經本分爲上下兩卷謹於光順門奉獻兩本以聞

臣齊古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天寶四載九月一日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

國臣李齊古上表

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故親自訓注垂範將來今
石臺畢功亦卿之善職覽所進本深嘉用心

特進行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集賢院學士
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

光祿大夫行左相兼兵部尚書宏文館學士上柱國
涇源縣開國公臣李適之

光祿大夫行門下侍郎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仍侍
講兼崇麀館大學士上柱國臨潁縣開國侯臣陳希
烈

朝議大夫守中書舍人兼判刑部侍郎上柱國臣孫
逆

正議大夫行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上柱國平樂郡
開國公臣韋斌

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兼知史官事臣李勣諱成
太中大夫行給事中臣李巖

朝請大夫守給事中臣韋良嗣
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國臣李齊古

朝請大夫守國子司業臣韓偓
朝議大夫檢校國子司業臣薛嶽

正議大夫行國子司業員外置同正員臣張偁

通議大夫檢校禮部尙書上柱國襄陽縣開國男賜
紫金魚袋臣席豫

正議大夫檢校工部尙書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東京
留守臣陸景融

通議大夫守尙書左丞上柱國清水縣開國男臣崔
翹

太中大夫守吏部侍郎上柱國趙郡開國公臣李彭
年

吏部侍郎上柱國彭城縣開國男臣韋陟

正議大夫行兵部侍郎賜紫金魚袋上柱國燕國公

臣張均

正議大夫行兵部侍郎借紫金魚袋上柱國臣宋鼎
中散大夫守戶部侍郎上輕車都尉臣郭虛己

中大夫行禮部侍郎上輕車都尉臣達奚珣

朝議郎行丞上柱國賜緋魚袋臣韋騰丁酉歲八月
廿六日紀

朝議郎行丞蔣漾

大學助教別 勅兼判丞臣李德賓

儒林郎守主簿崔少容

朝請大夫守國子博士上柱國臣留元鼎

朝散郎守大學博士兼諸王侍讀臣蕭郢客

朝散郎守四門博士兼諸王侍讀臣任焜

承奉郎守四門博士臣劉齊會

朝議郎行四門助教臣梁德裕

承奉郎四門助教臣闕麤直

承奉郎四門助教臣王思禮

承務郎守四門助教上柱國臣劉大均

登仕郎守四門助教臣秦龜從

儒林郎守四門助教臣胡銷

釋奠坐主四門教授臣王南金

文林郎守律學博士臣劉嘉祥

筭學博士臣張元貞

文林郎行直講賜綠臣王乂

宣義郎行直講臣顏挺

文林郎行直講臣王璋

高陵縣丞翰林院學士直國子監賜緋魚袋臣丁景

文林郎守義王府參軍兼國子監文史直知進士臣

司徒巨源

朝散郎行醫學博士兼直監解休一

文林郎行國子錄事王思恭

唐元宗書孝經後有太子亨右相林甫左相適之等
題名韋郇公陟稱彭城縣男蓋自吏部侍郎出為河
南採訪始襲公爵此本封耳韋斌封平樂郡公可補
本傳之闕書法豐妍勻適與太山銘同行押亦雄後
可喜當其時為林甫所蠱媚極矣猶知有是經耶三
子同日就隕屬鏤南內妻京廢食厭代唐家父子如
此循覽遺跡為之慙慨

兪州山人稿

此碑四面以蟠螭為首鑿嵌精工故非後世所能後
有李齊古表行書亦佳同勒諸臣名字字不草草至
如行押數十字尤豪爽可喜乃知前代帝王畱心翰

墨如此

石墨
鐫華

孝經前第二行題曰御製序并注及書其下小字曰
皇太子臣亨奉勅題額後有天寶四載九月一日李

齊古表及元宗御批三十八字其下有晉國公臣林

甫等四十五人姓名惟林甫以左僕射不書姓

舊唐書王

璠傳載李絳疏云左右僕射師長庶僚開元中名之
宰相表狀之中不署其姓宋周二老堂雜志曰
祖宗朝宰相官至僕射勅後乃不著姓
他相階官自吏部尚書而下皆著姓中間人名下

攬入丁酉歲八月廿六日紀九字是後人所添是歲

乙酉非丁酉也又末二人官銜下不書臣亦可疑

金石

文字
記

元宗御製孝經頌并注皇太子亨篆額今在西安府學墨洞內作大亭以覆之下作石臺高五尺餘琢鬼工淨獐擊扶狀上琢石蓋爲龍螭拏攫狀皆極精緻中石四面皆廣五尺高九尺餘束以巨鐵上下通計高二丈四面遍書小注分寫兩行石瑩潤如玉照人鬚眉朗若明鏡鑿刻精工爲最殊觀

來齋金石刻考略

明皇序文云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案陸德明孝經音義有孔安國鄭康成王肅韋昭劉邵而無虞翻劉炫陸澄陸譏康成而據之爲注是明皇不宗鄭

學者矣唐書藝文志有今上孝經制旨一卷應卽是

書關中金石記

按元宗御注孝經刻於天寶四載其篆額題曰孝

經臺蓋當時勅建石臺刊刻御書故世謂之石臺

孝經今注疏本前有成都府學生鄉貢傅注奉右

序稱有唐之初傳行者惟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

注至元宗乃於先儒注中採摭精英芟去煩辭撮

其義理允當者用爲注解至天寶二年注成頒行

天下仍自八分御札勒於石卽今京兆石臺孝經

者是也唐會要載開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經頒天

下及國子學

邢昺疏亦云開元十年御製經序并注

天寶二年五月

上重注亦頒天下又云天寶五載詔孝經書疏雖粗發明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闕文令集賢院寫頒中外是孝經注疏皆經重修注修於天寶二年疏則修於五載此碑李齊古表題四載九月是重注之後又隔兩年乃謀刊石其修疏寫頒之事又在一年後矣元宗本紀天寶三載十月詔天下家藏孝經一本則在刻石前一年故唐六典稱教授諸生之經孝經用開元御注舊令用孔鄭兩家蓋自重注頒行立石國學之後諸生始能遵奉新

令也舊唐書經籍志及崇文總目並云元宗孝經注一卷而金石錄作明皇注四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亦稱家有此刻爲四大軸以爲書閣之鎮則又指此碑四面環刻裱本每面爲一卷也碑字肥瘦得中運筆與紀太山銘約略相似其大小視太山銘才五之一注則又較經文四之一耳所書序曰經注以監本校之經文異者四字少者一字孝治章祭則鬼亨之開成石經與此同監本亨作享案釋文此字音許丈反明唐本作亨若作享字何必用音乎今本釋文刻作享誤後喪親章以鬼

亨之作亨亦音許丈反可證也

監本喪親章亦誤作亨石經並作亨

此章注中助其祭亨沒亨其祭亨安沒亨及後感應章亨于克誠四字監本並誤 廣要道

章敬一人而千萬人悅監本而作則石經及日本

國鄭注本並與此同諫爭章雖無道不失天下監

本失下有其字案釋文云不失天下本或作不失

其天下其衍字耳是定本無其字故石經亦作不

失天下喪親章此哀感之情也釋文石經並與此

同監本感不从心與下文兩感字岐出誤皆當以

碑為正注文不同者諸侯章言富貴長在其身監

本長作常三才章人之恒德監本恒作常五刑章

臣所稟命也監本所作之感應章君讌族人監本

讌作燕此數字雖無確證然義尚得兩通至如序

云皆糟粕之餘監本作糟糠誤乘疏引釋名酒滓

曰糟浮米曰粕以解二字之義是本作糟粕石經

與此同庶有補將來監本補下衍於字石經與此

同開宗明義章注言先代聖德之主監本主作王

誤後孝治章言先代聖明之主主尚接之以禮兩字並同 庶人章注秋收冬

藏監本收作飲案釋文收如字又手又反飲力儉

反是定本作收孝治章注夫然者然上孝理皆得

懽心監本脫上然字諫爭章監本爭作諍沿釋文

之誤案經文爭字凡八見皆不从言此題不應獨
書作諍亦當以碑為正也又有碑文誤刻而監本
足據者聖治章注參問明王孝理以致和平碑書
問作聞言親愛之心碑書心作也感應章注則神
感至誠碑書誠作誠案疏云誠和也書曰至誠感
神据此則神感至和當為至誠今定本作至誠字
之誤凡此之類當由信筆偶譌未及勘對輒勒於
石不得以之校經者也經文盡後空一行上截刻
李齊古上表三百餘字端楷細書石墨鐫華以為
行書者非是下截李林甫等四十五人題名疑皆

當時從事刻石諸臣林甫而外兩唐書有傳者陳

希烈孫逖韋斌附安石傳席豫陸景融附元方傳韋陟斌之兄亦

附安石傳張均附說凡八人適之官兵部尚書封渭源

縣公而傳但云刑部尚書清和縣公席豫封襄陽

縣男而傳作縣子韋涉彭城郡公韋斌平樂縣公

傳皆不載賴有碑以補史之缺也達奚珣嘗薦顏

允南為左補闕見顏氏家廟碑今河南濟源縣有

游濟濱記并碑陰序一篇刻於天寶六載皆珣所

作署銜吏部侍郎此碑題中大夫行禮部侍郎蓋

由禮部遷吏部也韋騰題名之下忽書丁酉歲八

月廿六日紀九字攷開天以下至肅宗至德二年方是丁酉是時喪亂之後天下甫定不聞別有刻碑太學之事况所紀諸臣歷官皆在天寶初載與史多合其非至德丁酉可知願亭林謂此條後人攙入因是歲乙酉譌爲丁酉并疑解休一王思恭二人不書臣字然驗碑文所題諸臣銜名前後筆迹多同惟林甫適之二人其字稍大餘皆相等斷非兩手所書而自騰以下二十餘人皆無史傳可徵疑事毋質昶亦未敢強斷也

又按書錄解題云明皇孝經注唐志作孝經制旨攷新書藝文志今上孝經制旨一卷注元宗二字下又載元行冲御注孝經疏二卷然則注與制旨各自爲書猶隋書經籍志旣載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又有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也邢昺疏於庶人章引制旨曰嗟乎孝之爲大若天之不可逃也云云聖治章引制旨曰夫人倫正性在口口之中云云其語甚詳陳直齋未見制旨則宋時其書已佚然邢氏之疏大半藍本元疏此二條必因行冲之舊行冲撰疏時旁引制旨以申御注尤非一書之證經義攷及關中金石記並沿直齋之誤附辨

於此

趙思廉墓誌

銘高廣各二尺七寸二十五行行二十八字正書

大唐故監察御史荊州大都督府法曹參軍趙府君墓

誌銘

并序

公諱思廉字思廉天水人其先秦之祖也同源分流實掌天駟封周仕晉繼為國卿漢魏已來世濟厥美

高祖脩演魏司徒府長史清水郡守贈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曾祖士季周秦王府司錄

亳州總管府司馬陸安郡太守儀同三司祖構隋

秀才侍御史

民部郎中毛州刺史

父素隋孝廉丹陽郡書佐

皇舒州司馬三朝積慶四葉重光門連岳牧家襲孝秀

相府類能儀同踵武於三指禮闈尙德柱史騰芳於一

臺三條舉而百度可見以驃騎之博物洽聞以陸安之

出入濟理以毛州之黼黻高選以司馬之優遊上列典

禮崇而勛業籍甚矣公之少也婉以從令敏而好

學其壯也屹有秀毓恬無流心弱冠明經登甲科解褐

鄭之滎陽主簿換益之雙流稍河南府登封尉再擢枳

棘徒仰龍阿之鋒一踐神仙果聞鷹隼之擊能事備矣

朝廷躋之天子聞而疇咨曰爵以馭賢不可改已

拜監察御史鐵冠不雜石室高標緩步立朝而人皆斂
手向風矣口犯法當訊執事者上下其手 公匪石

難奪直繩不撓推事件旨左授荆府法曹得寵若驚失
職無愠荆山南峙出毀匱而方遙溝水東流逢逝川而
靡及大足元年八月十二日寢疾終於南陽之旅舍春
秋六十有六夫人博陵崔氏齊姜之著姓也壺室聞詩
闔門習禮梧桐半在稍度林下之風寶劔雙飛空挹薤
中之露以天寶四載十月乙酉朔十三日丁酉合塋于
萬安山陽蓋周公已來卽遠事終之達禮也二子悅坦
之悅敷歷監察御史江陵安邑二縣令敦惠文敏一時
之良美玉有籍連城未得明鏡無塵照隣皆見日坐事
長吏被出非其罪也坦之濟陽尉敬友恭順一口口龍
期述德於終天顧託文於貞石銘曰

口口之功宣孟之忠盛德百代聿生

我公籛金

繼美斤玉斯崇黃口口物兼絲直躬作椽何所投珠漢
東晨裝戒路暝燭隨風南陽地遠關塞口中孤魂久客
雙穴來同冉冉人世蒼蒼旻穹殘而不朽大夜何窮

墓誌裝潢本不列書撰人名文云公諱思廉字思廉

天水人高祖修演曾祖士季周秦王府司錄祖構父
素按周書秦王贇字乾信初封秦國公建德三年進

爵爲王故開府置官屬有司錄之佐也思廉弱冠明
經登甲科解褐鄭之滎陽主簿換益之雙流稍遷河
南府登封尉拜監察御史推事忤旨左授荆府法曹
大足元年八月十二日寢疾終於南陽之旅舍春秋
六十有六夫人博陵崔氏以天寶四載十月十三日
合塋萬安山陽二子悅歷監察御史江陵安邑二縣
令坦之濟陽尉思廉家世事跡略可附見如是其荆
府法曹者高祖子荆王元景也思廉少由明經登甲
第攷新唐書選舉志明經亦爲四等蓋承前文試秀
才有上上中上下中上之目不數所謂甲乙也植

氏通典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爲四等進士與
明法同爲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
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惟有
丙丁第進士惟乙科而已予證之誌文思廉旣卒於
大足元年春秋六十有六其生實當貞觀十年丙申
弱冠明經中第亦在永徽末顯慶初矣何云武德以
來明經無甲科也杜氏亦覈之未審矣

授堂金
石跋

淨藏禪師身塔銘

石高廣俱二尺四寸六分二十二行
行二十一字行書在登封縣會善寺

嵩山□□□故大德淨藏禪師身塔銘并序

大師諱藏俗姓傲濟陰郡人也十九出家六載持誦金剛般若楞伽思益等經寫瓶貫縱諷味精純來至嵩岳遇安大師親承諮問十有餘年大師化後遂往韶郡詣能和上諮元問道言下流涕遂至荆南尋覩大師親承五載能遂印可付法傳燈指而北歸至大碓山玉像蘭若一從栖寓三十餘周名聞四流衆所知識復至嵩南會善西塔安禪師院覩茲靈跡實可竒耳遂於茲住闕乎聖典乃造寫藏經五千餘卷師乃如如生象空空烈跡可祭信忍宗旨密傳七祖流通起自中岳師亦心苞萬有慧照五明爲法侶律梁作禪門龜鏡於是化流河洛屢積歲辰不憚劬勞成崇聖教春秋七十有二夏三十八臘無疾示疾憩息禪堂端坐往生歸乎寂滅卽以其歲天寶五載歲次丙丁十月廿六日午時奄將神謝門人慧雲智祥法俗弟子等莫不攀暮教緣奢花雨淚哀戀摧慟良可悲哉敬重師恩勒銘建塔舉高四丈給砌一層念多寶之全身想釋迦之半座標心孝道以偈而宣

猗歟高僧嵩巖劫增心星聚照智月清昇坐功深遠靈迹時徵身惟上德成茲法興其一五法三性八万四千帝京河洛流化通宣不憚劬勞三五載閒造寫三藏頓悟

四禪其二三摩鉢底定力孤堅悲通法界慈洽人天法身

圓淨無言可詮門人至孝建塔靈山其三

碑云大師諱藏俗姓儼濟陰郡人儼字未詳當為郝

異文又云攀暮教緣奢花雨淚暮則慕之誤奢花三

字未詳也又偈云無言可詮當以為聆字玉篇聆力

丁切衍也非此義廣韻論論音相次庶幾近之中州金石

記

按中州金石記謂俗姓儼儼字未詳當為郝異文

今詳玩字形當是儼字廣韻儼將毒切邑名又姓

也又偈云無言可詮當為聆字按偈語用先韻此

儼字乃詮字也與上文堅天叶碑書全字亦作全

其形似令耳碑紀其寂滅曰天寶五載歲次丙丁

十月廿六日午時天寶五載是丙戌云丙丁者誤

也又丙字不避諱作景出自方外不足較其云午

時紀卒日而書時始見于此

竇居士碑

碑高七尺五寸廣四尺一寸二十七行行五十五字正書額失搨

唐故逸人竇居士神道碑并序

北海郡太守李邕撰

河南府口陽縣進士段清雲書

觀夫道義重者則土芥寵祿口氣廣者則湫阨山林是
以混然口人口在於蕪口口然口事不入於市朝其服
也鄉其行也獨介如口石口口口蘭所以名與風翔業
與時並口稱君子詩曰碩人其在茲也居士諱天生字
自然扶風人也其先出自夏后少康之麴口晉大夫口
口口口口漢丞相演班固之書豈徒保口河而累棗
祚土掃北朔而千載銘山因口秦口今爲京北人矣曾
祖居士諱嚳祖居士諱希求孝居士諱口口口幽抱虛
壑閑卧深林黃卷晨開素琴夕引臨沼而下觀天鏡仰
山而高詠雲莊雖跡在人間而志逸區外居士幼而神
秀長而恬和習志口口口人育沉冥於後口高尚之桂
口易衣冠其疑神也氣細於虛其口節也冰寒於水則
知瓊林玉樹迴出塵容口口蓬瀛遙登仙子是以好口
口口名流重真背郊塵變輿馬或靈藥一器或口酒一
壺接道口於野庭申口口於口座曷云招隱聊且懷人
至若賦詩口言比物口意眇默口口口遙昇天莫知曾
深但仰靈妙時有流俗親懿勸誘浮榮論葉縣於漢仙
比漆口於宋傲南郭槁木東方耀星出處有以口名言
論有以軌口口口蕪沒三徑淪滯百齡而以飛遜居貞
辭口翫口口夫五辟未就六口不行披霄褐以口口冠

雲冕以□□非所取也居士乃軒辭解謝□□□太
息而言曰僕聞子面吾面筆允不同以馬視馬亦既有
異矧尔改父之道則死孝曷申爲身之謀則生慮曷保
□堯舜在上巢由在下□□國則如此以家又如彼
自可求□元覽悠悠素投投縉清流隱几盤石豈不泰
歎議者以爲風神照人文史滿腹□聲大谷絕跡幽巖
□□□有膏者不煎有爪者不搏才不同也

□何爲乎居士賡辭曰且駢指者疾多言者窮意者□
欲□無爲□□道身貴寶貝所以食□□□寵珍羞所
以却吾粒豈徒弄沆漚踐莓苔買山以遊沽名而隱者
也□後□薄當軸曾□閉關微赤松不追匪黃庭不誦
聊以卒歲式用□□□呼鶴矯神遷蟬蛻形解雖人事
似促而仙路實遐以長安二年正月十三日□□化於
□□時春秋六十夫人沛郡太夫人朱氏性與□□□
□□親始則輔德從夫終則擇隣翼子光啓釋教休有
禮防傳繫肘之方得觀碁之樂享年八十有六以開元
十□年三月七日示滅於京□□□以其年十月十六
日合葬於五齋原禮也長子處賓才與命違壽惟神□
丹穴之色□變鳳毛青田之姿□□□□悲人代高
步仙遊□□□賓早慕青神久承麈覽□玉帛之樂事

口詩禮之雅口人求我知我弃人欲貂蟬莫曜荊菊是
馨季子正議大夫行內侍上柱國元禮多口口全節
冠時以孝則忠曰慈故勇西南護塞設五口以口謀東
北口戎縱一鼓而包敵由是昭宣豹略作為虎臣歸西
戎之數口口口口之口口口尅以少謀勝取多歐脫連
頭而受誅穹廬屈膝而請命燕山之石楊先祖之刻銘
屬國之官咲口來之繫頸口口口迫公事違阻口心不
口口口松楸身廬坐隴猶且匍匐泣血擗踴椎心口天
地以昭親表山河而刻石其詞曰

一門養素兮四菜探寧遺土軒蓋兮含景靈仙凝神口

谷兮洗耳寒泉笙歌蕭口兮口鸛翩翩揮手口口兮長

歌紫口口口口日兮遼柱口口口勿求之兮吾將惜焉

有美厥後兮是稱其賢口名口主兮宣力三邊

孝家忠國兮揚親口天口口行口

兮性口口口倬彼石表兮永矣松阡

天寶六載歲次丁亥二月口未朔八日口寅嗣子上

柱國思賓季子梨園教坊使制新加銀青光祿

大夫行內侍省內待上柱國元口

其碑傾覆承事郎奉元路涇陽縣尹兼管本縣諸軍

奧魯勸農事姚達禮雅飭為重立時大元後至元

六年歲次庚辰四月癸未朔二十七日

右逸人竇居士神道碑李邕撰段清雲書案唐書本

紀天寶六載正月辛巳殺北海郡太守李邕此碑立

於是年二月則在邕歿之後當時邕有重名而死又

非其罪故身歿而文猶見刻古人之重文行不重勢

利如此居士之季子元禮官梨園教坊使行內侍省

內侍而碑文多述其戰功蓋以宦官董軍如楊思勳

之類碑文稱元禮正議大夫後題制新加銀青光祿

大夫蓋由正四品上轉正三品下也柳子厚述唐時

葬令云凡五品以上為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為碣方

趺圓首居士無位而立碑於法為僭特以其子方為

內侍故當時不以為非雖以李北海之強直且為製

文它人固無論矣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周夫人墓誌

石高九寸八分廣九寸九分十七行行十七字正書

唐故義興周夫人墓誌銘

并序

夫人義興人也漢真將軍勃之苗裔晉輔國大將軍處

之孫 皇明通之女姻不失媛晉以疋秦適為太原

王府君靜信之妻昔五典克從三台樹位漢朝之任太

尉司空此皆府君之遠祖也 夫人四德可則九族

從風齋眉之敬無虧如賓之儀有越奉佐君子何憚蒿
藜自喪移天久歷星歲期百齡之有未胡一極之備凶
天道者何仁罔斯在嗚呼哀哉藥餌無救遂終於延康
之私弟時春秋六十有五孤嗣號絕猶子悲酸以茲吉
赴杜城東郊之禮也况丹旌霞掣素幕雲張痛寒風
之蕭瑟悲夜月之蒼茫岳也匪才忝爲叙述詞曰
昔聞天道 仁罔不遂 彼蒼如何 降禍斯至 嗚
呼哀哉 嗚呼哀哉 黃泉已掩 白日寧開 痛孤
嗣之號絕 傷行路之徘徊
天寶六載十月世口葬

誌後云以茲吉晨赴杜城東郊之禮也余初疑句有
脫字及觀大歷開光祿卿王訓墓誌亦云遷厝萬季
縣澧川鄉澧川原之禮也則當時自有此文法志不
知何人作但有岳也匪才忝爲叙述之語岳則其名
也而不著姓銘亦甚率略此石舊在長安農家畢中
丞云近爲山西汾陽某氏攜去今此搨本模糊者僅
三字不知是元刻抑翻本也

抱經堂文集

遊濟瀆記

石高五尺七寸廣二尺七寸五分計
十五行行三十字隸書在濟源縣

遊濟瀆記

吏部侍郎達奚珣文

右監門衛兵曹參軍薛希昌書

軹縣西北數十里濟水出焉稽乎舊章可得而道白河
浮綠甲帝命靈夷疏畎澮而正乾綱鐘林巒而通委輸
所謂四瀆資我而成彼式川者或在幽僻遠而見奇伊
何足貴豈與夫體清浮之氣據函夏之中平地開源界
空正綠表裏皆淨似若非深舟楫既加乃知無底冲和
自挹斯君子之量歟從此而東截河道汶不以險阻口
其勢不以清濁汨其流終能獨運長波滔滔入海沉潛
剛克斯君子之量歟意者洞幽明貫天壤包荒萬類出
入無間形與化遊復歸於道不然何其異也雖金火更
作變通殊制而浮沉之事亦無捨旃 國家南正司

天北正司地以爲百神授職則陰陽無錯繆之災羣望
聿脩水土得平均之序欽若稽古道豈虛行闕官有佞
象設如在流日一望森森動人覺毛髮之間風颺四起
然後以諸侯之禮禮而禋之至於下人日用蘋藻吉凶
悔吝則以情言且神道無方豈存於此而物類相召或
有馮焉虛溜潛通動植滋液高樹直上百尺無枝虛篁
下清四時壹色意隔人世空聞鳥聲陽浦先春草心方
變敲岸猶冷苔生未穠紅晶落而天下陰青靄凝而衆

山暮畱賞無厭歸情坐忘中途載懷歷歷在眼庶託豪翰光昭厥美云

濟瀆在今河南濟源縣西三里歲癸酉仲冬予亦嘗獲遊瀆有祠以祀大濟之神其殿北復有北海神殿北海之前有池周七百步其西一池周與之等而中通焉卽濟水所聚蓋其源自王屋山天壇之顛伏流百里至此復見東南合流至溫縣歷虢公臺入於河禹貢所謂導沈水東流爲濟是也東池俗傳間能出物以應人之求然率始於三月至四月望而止餘月則否蓋春夏之交泉脈騰沸而濟尤勁疾物隨沸而

上人或取須臾復沉予之遊也默禱于神願出物以彰靈異道士云隆寒水泉不動物不能上予笑曰豈有靈神而畏寒者乎爾姑爲我禱久之物竟不出

道士之言始信而世俗所云皆誕妄也

金薤琳瑯

文甚似六朝字亦唐隸之至王者與都穆金薤琳瑯

對校有云不以險阻斲其勢都穆不識斲字而云闕

一字今此字甚完好說文斲斷也从斤斷艸譚長說

斲籀文折从艸在夂中夂寒故折足証唐人猶能用

古字都穆又誤以軹縣西北數十里爲南北遠而見

竒爲貌竒四時壹色爲一色敝岸猶冷爲危岸庶託

豪翰爲庶記賴有原刻証之

中州金石記

碑拓本假之少山已裁裱成帙不見年代惟達奚珣題署吏部侍郎質之通鑑珣爲河南尹降祿山在天寶十四載其爲侍郎未知于何時也記文殊庸猥不足錄姑以珣始知策祿山異謀而繼乃以身奉之其爲鄙夫患失已發于文如此故爲略存其跡以見士之貳行可醜也

授堂金石跋

宴濟瀆序

石高廣尺寸與前同十五行行三十二字隸書刻在前碑之陽

宴濟瀆序

吏部侍郎達奚珣詞

右監門衛兵曹參軍薛希昌書

新安主簿高侯知名之士也自角巾私第屢多散逸不遠伊爾薄遊于畿濟源宰寇公此侯之舊也乃昌言曰弊邑褊小何以娛賓是用戒朋遊選休暇總轡出郭頓夫濟瀆焉昔陶唐宅天洪水方割夏后敷土沉災克清瀆之稱位斯焉肇起夫其含靈厚載託勝中州初若爭雄截黃河而徑渡去而有禮揖滄海以朝宗均禋典於通侯蓋取諸此然後命舟子爲水嬉垂安流窺洞穴煙華釣浦彩澈金潭表裏皆明下觀鱗石風雨時霽遙映

雲山荷芰香而酒氣添濃洲渚隱而榜歌聞曲船移鳥
下岸靜蟬鳴沿流溯洄坐得桃源之趣矣况時當大夏
氣惟溽暑沸海集陵流金爍石獨有茲地勢隔人寰高
樹森沉窅若無日脩竹陰映蕭然納清併偈久之體靜
心愜思壯士以翻景與諸公爲窮年不覺晴雲向山涼
露霑夕對歸騎而將散負幽情而更多如何誌之詩可
以興

濟瀆記後叙善利物者曰水水之靈者曰瀆瀆有三
而濟居其壹焉道源數畝而深無底細流數里而能
截河信造化之奇功者也天官小宰達奚公智乃周
物德惟上善昔遊于茲嘗誌其事琚忬此邑恐墜
斯文爰命攻金刻諸樂石庶將來之不朽也有唐天
寶六載冬十二月己未朝議郎行濟源縣尉鄭琚建
朱長文墨池編有此碑其文與字甚工金籀琳琅所
未載但得其碑陰之遊記而已濟瀆在縣西三里有
池周七百步其西一池周與之等而中通焉卽濟水
所聚其源自王屋天壇山顛伏流百里至此復見東
南合流至溫縣入河禹貢云導宛水東流爲濟北山
經王屋之山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於泰澤地里志
宛作沈水經注灑作聯此濟瀆實當名沈水至溫縣

入河乃名爲濟字當作沛後人于此呼之甚乖經典

矣 中州金石記

按此碑兩面刻陰面刻遊濟瀆記陽面刻宴濟瀆序皆達奚珣撰薛希昌書無年月後序爲鄭琚撰題天寶六載冬十二月己未玩前篇記云陽浦先春草心方變舣岸猶冷苔生未穠是冬春之交景象後篇序云荷芰香而酒氣添濃洲渚隱而榜歌聞曲時當大夏氣惟溽暑獨有茲地勢隔人寰是盛夏景象蓋非一時之事鄭琚後序云達奚公昔遊於茲嘗誌其事既云昔遊是在天寶六載以前

不知何年也然据前記又有云國家百神授職羣望聿修闕宮有儀象設如在以諸侯之禮禮而禋之是濟源初建濟瀆廟之語文獻通考載武德貞觀之制北海及北瀆大濟祭於洺州元宗天寶六載詔封濟瀆爲清源公据張洗撰濟瀆廟北海壇新置祭器銘碑文云有唐六葉海內晏然封茲瀆爲清源公建祀於泉之初源也則濟源之立廟建祀當卽在天寶六載然則達奚珣遊於春初宴於夏日而鄭琚立碑乃在隆冬似同屬天寶六載一年之事矣達奚珣兩唐書無傳其仕履略見石臺

孝經跋中書者薛希昌亦無傳可攷遊濟濱記文
云軹縣西北數十里濟水出焉稽乎舊章可得而
道又云從此而東截河通汶不以險阻口其勢不
以清濁汨其流終能獨運長波滔滔入海宴濟濱
序云初若爭雄截黃河而徑渡去而有禮揖滄海
以朝宗凡此皆謂濟既截河復獨流入海也然古
今水道情形不同而辨濟水源流諸說亦不一胡
渭禹貢雖指趙一清水經注釋皆彙衆說而詳攷
之今節錄於此禹貢雖指曰禹導沅水東流爲濟
入于河傳曰泉源爲沅流去爲濟在温西北平地
正義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
至河內武德縣入河見今濟水所出在温之西北
七十餘里渭按漢垣縣故城在今山西平陽府垣
曲縣西四十里温縣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温縣
西南武德故城在今武陟縣東黃河在縣南與開
封府河陰縣分水又水經云濟水出河東垣縣東
王屋山爲沅水渭按王屋山在今懷慶府濟源縣
西北八十里濟源本漢軹縣屬河內郡隋改置濟
源縣縣西有王屋故城後周所置本垣縣地元和
志云王屋山在王屋縣北十五里元省入濟源縣

故濟源有王屋山西南接垣曲縣界垣曲故垣縣也水經注云山海經曰王屋之山澗水出焉西北流注于秦澤郭景純云澗沈聲相近卽沈水也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廟在東郡臨邑縣今按二濟同名所出不同鄉源亦別斯乃應氏之非矣水經注釋曰一清按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垣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沈水所出其前載禹貢導沈水文俱作沛字又常山郡房子縣贊皇山石濟水所出說文云沛沈也東入海又云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泝漢人學有師承孟堅地志叔重說文尤精覈謹嚴千古取證應仲瑗始誤以出常山之濟爲四瀆之沛善長非之是矣而猶云二濟同名者何也徐錯說文繫傳通釋云漢書房子縣贊皇山濟水所出東至慶陶入泝此非四瀆之濟四瀆之濟古皆作沛今人多亂之又云沛水今多作濟故與常山濟水相亂此則四瀆之沛楚金辨沛濟二字可謂了了足以證明孟堅而羽翼叔重然不云常山石濟而單云常山濟水猶有所蔽乃元吳澄書纂言云導水章所叙冀州之濟兗州之濟實一水也濟沛二字通用說文因二字而

以北濟南濟為二水非也今說文具在何嘗有南
 濟北濟之分乎徐堅初學記云二濟既南北異岸
 相去亦踰千里別白如此不似草廬之淆亂也禹
 貢錐指經云溢為滎傳云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
 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為滎澤在敖倉東南正
 義云此皆目驗所說也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
 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故可知也渭按成臯
 有大伾山在今開封府鄭州汜水縣西一里水經
 注云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鬪南決
 為滎澤又云大伾在河內脩武武德之界濟沈之
 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山東至河陰縣四十一里
 又東至滎澤縣西北之敖倉十餘里通計得五十
 餘里故傳約言之曰河濟並流數十里又數里溢
 為滎澤在敖倉東南也然傳言濟與河並流始在
 北繼截河而南則似兩人同行街北一人忽截街
 而南別與人同行數里乃獨抵所欲詣處人之行
 路固有然者水則安能且河大而濟小濟既入河
 河挾以俱東濟性雖勁疾恐亦不能於大河之中
 曲折自如若此也滎陽石門水首受河處水經直
 謂之濟水京相璠名為出河之濟酈道元云濟水

分河東南流皆不以清濁爲言謂濟與河亂南出還清自潁達始後之好事者從而附會言曾有人伏水底見渾河中清流一道直貫之者乃濟也世遂有濁河清濟之圖林少穎云濟清而河濁濟少而河多以清之少者會濁之多者不數步間則清者皆化而爲濁矣既合流數十里安能自別其清者以溢爲榮乎林氏此言能窮物理而不惑者也蔡傳云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此說似勝于孔然沈水至秦澤滄而不流故知其穴地而入此地上之事目所共見若河中之事誰則知之豈真有伏水底者見清流一道穴地而入出而言之邪水經注釋酈道元曰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脰水不與昔同一清按通典曰水經所作殊爲詭誕全無憑據按後漢郡國志濟水王莽末因旱渠塞不復截河南過既順帝時所撰都不詳悉其餘可知景純注解又甚疎略又曰按後漢郡國志曰因王莽末旱此渠枯竭濟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流而南水經是和帝以後所撰乃云南過滎陽封邱宛句乘氏等縣並今縣地一依尙書禹貢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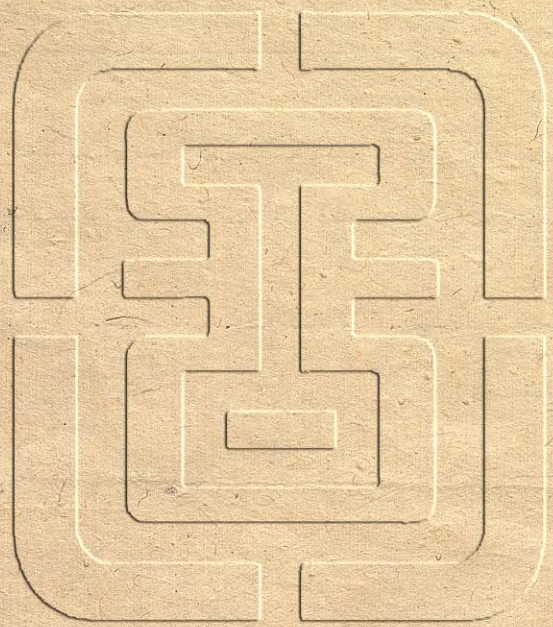
道斯不詳之甚酈道元又從而注之其所纂序及
注解並大紕繆一清按杜氏兩言濟水水經及注
之失一在雍州風俗下一在豫州河南府濟源縣
下然以經爲和帝後所撰又云順帝時撰注則云
景純又云道元何無定見也禹貢雖指解之曰河
北之濟因旱而枯旱止則復出河南之濟爲濁河
所侵空竇盡窒河去不復能上涌故遂絕自東漢
以迄唐初凡行濟瀆者皆河水也而猶目之曰濟
是鵲巢而鳩居觚名而園實也故杜氏力詆水經
以爲不可信然滎濟故道猶可因是而得其十之
七八則此書不爲無補焉黃文叔云濟水雖絕其
瀆猶在雖中間經穿鑿變易或斷或續然水之附
入于其瀆者猶可尋求緝之以存禹迹非無理也
斯言蓋得其平又曰濟瀆之水自周以來凡數變
初爲濟及導滎爲川則滎與濟合鴻溝旣開滎瀆
爲河所亂及滎澤又塞則所行者惟河水矣汴渠
不通則鉅野以北所行惟荷汶戴村已築則東河
以下所行惟山泉溝澤之水其號爲濟者襲舊名
而已水經所叙瀆同而水異水異故李宏憲云河
南無濟水瀆同故黃文叔云禹迹賴此而猶存言

非一端各有所當今與人論濟水苟以爲無則羣指七十二泉大小清河以相難若以爲有則又據杜佑之說詆水經不當襲舊名爲濟古文尙書疏證曰濟水當王莽時大旱遂枯絕不復截河南過者晉初司馬彪之言也雖經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者後魏酈道元之言也通典據彪之言以折水經余讀郭璞山海經注言今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畱至濟陰北東北至高平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與禹時濟瀆所經河南之道無異蓋枯而復通者所謂津渠勢改昔自號公臺東人河出放倉之東南今改流自號公臺西入河出亦非故處與或禹時濟未必分南北此則分而爲二爲不同與又潛邱劄記曰黃子鴻篤信水經注者憶初晤時問曰後漢志溫縣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是河南無濟今且千六百七十餘年矣何酈道元言之詳且析也子鴻曰新莽時雖枯後復見酈氏所謂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是也祇緣杜君卿不信水經專憑司馬彪志竊以爲彪不過記一時之災變耳非謂永不截河南過也君卿云

云遂真覺河南無濟疑誤到今余曰枯而復通既
聞命矣敢問除酈注外抑別有徵乎子鴻曰未聞
余退而考杜預釋例云濟水自滎陽卷縣東逕陳
畱至濟陰北經高平東平至濟北東北經濟南至
樂安博昌縣入海郭璞山海經注云今濟水自滎
陽卷縣東經陳畱至濟陰北東北至高平東北經
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張湛列子注云濟水出
王屋山爲沅水東經溫縣爲濟水下入黃河十餘
里南渡河爲滎澤又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粹此
三說以覆子鴻吾獲所云聞復難余今不見河南
有濟畢竟復枯于何代余復考得後漢書王景傳
濟渠下章懷注云濟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
流經溫縣入河渡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
濟齊青等州入海卽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
入河內而已似不知中有復通之事合以許敬宗
對高宗濟水潛流屢絕是自唐以前濟已復枯直
至今矣又曰有問濟水枯而復通畢竟在何時予
曰考王景傳曰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
武十年陽武今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
渠所漂數十許縣逮後三十五年汴渠成明帝巡

行下詔曰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邱之北漸就壤
墳此汴壞而濟亦壞汴治而濟亦治之徵也又考
晉書傅祗傳武帝時爲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
後河濟汎濫鄧艾嘗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
是復侵壞祗乃造沈萊城兗豫無水患郗超傳太
和中桓溫將伐慕容氏引軍自濟入河超諫曰清
水入河無通運理毛穆之傳溫使穆之鑿鉅野百
餘里引汶會于濟此豈竟枯寂者哉大抵王莽世
天災雖甚然皆不遠而復班注云云蓋以目驗者
言也祗緣司馬彪下語太重若改遂枯絕爲曾枯
絕則妙矣潛邱東樵之言明白如此足以祛君嚮
之惑其無戾于桑扈也明矣諸家之辨濟水枯而
復通聚說如此若以此碑證之是在唐元宗時濟
水尙截河通汶也





金石萃編卷八十七終

